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二

宋 姚鉉 編

序乙

總一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九十二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羣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
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
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
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

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闕代故宣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於吳廩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

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
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
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
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參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
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
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
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承相之倫或
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廟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
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
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
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竒衰忤害崇黨蔽善公
於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

暴於天下神之聽之景福於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
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
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仕
於魏具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
猥以踈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
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
書以冠於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
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

具樂天與予書

始旣言讀書勤敏與

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
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
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
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
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
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

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

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

市肆也

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

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

鏡湖傍草市名

見村校諸童競習歌

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流傳如是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

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膽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

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
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
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
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
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

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逮六經之道邈矣論及後世
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寤以微矣
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
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愷之
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
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
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

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

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
公為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
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
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
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
李楊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為國器在中書詔
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
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

為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天歿公終於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慟哉公之侍疾也孝達於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闕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

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
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
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
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
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
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
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

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備矣豈惟比物諧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於三閣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

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
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蕸司馬氏已來規範
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蓊塞

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厯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
隱汗瀾卓蹕翕注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
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
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推陷廓清之功比於

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
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
古詩二百五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
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
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
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
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
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
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
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輦輓而血流漂杵質
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
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

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
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
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摧其中論不亦傷
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
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
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
惟僕射孫公乎公諱述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
於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

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
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
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
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適麗
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
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
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
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

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
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摘撫疵瑕沈吟久之不能
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
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
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
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某集賁以詣公託
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
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

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
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
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
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
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
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
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
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
獎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
若世系閼閼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
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
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橫之論刺

譏捫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
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
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
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
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
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
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
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

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為物選不為波流初間關隱

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
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
連辟沂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
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
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為比部
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
閔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而
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

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
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
感慨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
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
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
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
論銘誄序記等合為三十卷如黃鐘玉磬琮璧琬琰奏
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

溢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
千餘年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
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
雅滯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箏籥生
於烏跡也沈宋旣沒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
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
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
孫潭州長史顥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

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
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
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厯二載遷左拾遺轉左
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
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
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
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
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

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
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獎
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聲秀
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
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旣而麗藻競爽
盛名相亞同平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旣除喪懼遺
製之墜於地也以某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
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於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
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
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
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
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
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

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
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
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
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
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
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
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
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

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
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
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
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
道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
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
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
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

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

天寶末房公琯韋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

任當國者不聽乃已

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

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

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

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轅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

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

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

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

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 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閒散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若

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
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絜當世激清風作先賢
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
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
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總名實樹遺
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額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
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
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

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總存諸集錄歸根復命
一以貫之作心應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
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
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闕之闕蓋盡於此矣若以

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
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
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
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

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
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
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
之不忤耳若以叙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
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
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
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

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

闕

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

歸崇比夫顏

闕

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

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

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
孫之後存於此也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
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
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
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
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

為枯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
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
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翫之于陸而無涉川之用
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之于下
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
竄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
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
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

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
至若記叙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
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
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
騫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
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啟之公名華
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
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

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

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亮渠完封疆之策閭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毋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

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固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

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
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
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謨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
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
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
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
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實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
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

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
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
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著述者公長男羔字宗叙
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
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贊祭文且一百四十四
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
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鑒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
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

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在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覲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

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

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

扶問切

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

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
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繁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
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
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
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
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
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

得名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
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為四十五
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
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
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
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
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廬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遼迤陵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

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狀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

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
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遇時委骨巴山年志俱
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驁以
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
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
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
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
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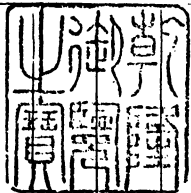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澌澌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折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聲四

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銚乃愈
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犬
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
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
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
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
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叙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
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

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
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
重氣槩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
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
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
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
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關其勢而爭天光者
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

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鸚鵡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文粹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婁春坊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三

宋 姚鉉 編

序丙

總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畧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梁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慙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

喉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
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
駿發蹕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
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
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
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以續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為
衆所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
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

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
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
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常忘諸去年從丞相
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
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予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
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
首為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
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
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
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
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
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
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
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

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叙然其甚慙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

春之盜盜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
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
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
怨悲愁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
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
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
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

哇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

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為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

振耀甌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
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
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
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
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賢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
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
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

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宜其掌代文
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
分於外氏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為予伯舅所著
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
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
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
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
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

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

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寢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

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畧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

挺梁國都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
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
尉桂州叅軍秘書正字河南叅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
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
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
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春秋若干嗚呼天下儒
林為之憔悴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叅軍也

丁家艱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
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叅軍僚屬多嫉君才
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
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
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
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
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
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

千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窺絕無間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馬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平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調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
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
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拙陳永吕才為莫逆
之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絜舉
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
恨不逢劉伶與閑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
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
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

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授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醢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醢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醢未足以絆王先

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

儀狄以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
悅之呈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
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
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
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
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
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
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令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

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 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
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
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
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
叟之後縣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
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

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為至

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
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
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
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閱覽
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
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昭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
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

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
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
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
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數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汗
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淞河息
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
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此
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

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
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為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側景崑閭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淪淪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
胃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歷十三歲歲直鵠首止於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真玄者率顓其徒寧神於天柱西麓
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篇拜章上
獻藏在秘府真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
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
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

蛻之地合肝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
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
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
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
澈字源澄雖授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

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益至

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侏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
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
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
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
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
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
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
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陁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

與居柯山與晝公為侶

皎然字晝時以字行

時予方以兩髦執筆

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交許之
契馬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
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刪取
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厯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
文人訓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
因為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
之清江揚其波法振公之如么弦孤韻響入人耳非大

樂之音獨吳興畫公服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閭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

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
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
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
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
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陽公始得進士
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

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
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
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
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
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
龍西虎方嚮物色欵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
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
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

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
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
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
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
宮藏其正聽嚴殺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
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
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
碎若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蟻出毒刺眼楚黠齒不見

可視顛顛踣錯雜汙渚損傷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
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
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竊頭鑿
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齒者藉
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
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
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

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鄴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墀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

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
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
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收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
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
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
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黻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
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

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啟表制
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
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
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
其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
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
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美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

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
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
觀仲舅之文高騁戛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貫
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磨輒瘳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
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警牧野前無有敵其
正視嚴聽前衡後鑒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恬蟄爆聾
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撐裂噎暗戛切韶韻其砒
尉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

化翻正治亂變醕養瘠堯釀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
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
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
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
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
在眼見耳聞哉其謫往事則何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
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
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

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
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
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
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
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
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贊
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繇遠窮幽膿腴魁
壘筆酣興健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

聳曹劉之骨氣擬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揅斲治本絀幅道義鈞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陸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短其狀者然以高

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故總其
條目強自作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
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
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
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
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

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彌成
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
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
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
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
反正洎公為之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
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
而簡直而婉辨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

為寶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裒賢遏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為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畧權正大義古今

大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於道
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
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
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誼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
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
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
嚴庶子韋給事韋顗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
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

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
有琅邪谿述杼久要於存沒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庶子文其叙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憶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詰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苟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

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
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
為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
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
此邪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

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有力巨而闢者
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愚嘗覽韓吏
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
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
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
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
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
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

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訾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之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

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
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
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
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
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
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
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
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

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

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秦山羊士諤隴西李練
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詩皆人
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
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
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
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
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
以繫其後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欣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

黜而能以愍征爭勦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嘔
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
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
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沉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
前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懷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方外之
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
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
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

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
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唐文粹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四

宋 姚鉉 編

序丁 總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厯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

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碁

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鵠圖贊序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歷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歷者
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
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
度啟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

設部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
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
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督
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厯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
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於麟
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
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
不測之氣盡覲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

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朐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
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
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桀四載
奏章朝竟一行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
厯陳景善算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
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厯經七章一卷長
執厯一卷古今厯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
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

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厯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
聖不啟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
也七政之天心不逮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
黃之寶符大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厯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司厯制
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
門歷世寢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
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
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
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
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黛凝羣
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
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

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
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
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
梗槩果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
寨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
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
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
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

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
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
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
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
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
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
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
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

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

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
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
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決於肌膚之
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
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
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
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
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

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闔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儼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

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
事後世聖人以為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
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
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立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
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
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
禹湯以之而作夏謠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
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
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
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
薦以配祖考蕭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
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
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
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
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

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
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
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
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
其位未大故正聲永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
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
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叙班列爵祿非獨以治萬民總百事且用以別
白賢不肖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
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
管蔡之殃故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
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
其秩不為歟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
裒微升於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
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

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
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
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
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
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
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自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
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
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冗牒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

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坐客有
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
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
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
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
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
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冠叙穆天子夢遊事
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

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
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
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
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敵一用硃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

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馬則若有餘得墨馬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馬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馬而上下馬而下貴馬而貴賤馬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

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
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
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
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
與末有似基者故序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

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
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
樞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狡狤如戲貓食虎
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
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
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
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狼猛之威物
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阜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

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犬豕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鵠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鷙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

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宜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
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
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鈇鋒顧視之間
煒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
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
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
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
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

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
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
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建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
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
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超騰
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騷

東白羲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
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
所不足周軒軒然巍巍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
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
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
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
之厥神是生為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
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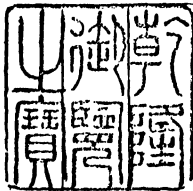
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憚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

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
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
日者云



唐文粹卷九十四